

家  
书

曾国藩全集



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

毛泽东

京  
华  
出  
版  
社

温  
林  
编

曾  
国  
藩  
全  
集

京  
华  
出  
版  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全集/温林编,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00-616-8

I. 曾... II. 温... III. 曾国藩(1811~1872)—  
全集 IV. Z4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9929 号

## 曾国藩全集

---

编 者  温林

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(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

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 3500 千字

印 张  200 印张

印 数  0001-2000

出版日期  2001 年 9 月

书 号  ISBN 7-80600-616-8/G·372

定 价  1280.00 元(全套 16 册)

---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## 目 录

## 家书下册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同治二年 ..... | ( 1 ) |
| 同治三年 ..... | (120) |
| 同治四年 ..... | (207) |
| 同治五年 ..... | (245) |
| 同治六年 ..... | (307) |
| 同治七年 ..... | (328) |
| 同治八年 ..... | (333) |
| 同治九年 ..... | (344) |
| 同治十年 ..... | (371) |

# 同治二年

致沅弟 正月元旦

保舉太濫，而不自知其非。

沅弟左右：

今年元旦天氣溫和，傍夕晴霽，或東南軍事可期平穩。吾所最怕者年荒米貴，統轄近九萬人，若無米可食，豈堪設想！金、寶失守，吳竹莊之說，本屬可信。或者尚有一分冀幸，未破此痴人幻想也。

先大夫祠前牌坊上四字，俟擬得寄弟商定再寫。

鮑軍門廿五日出隊，因雨泥中途折回，深感弟派南雲駐紮三山保全糧路，其軍氣較前稍壯，若將陳棟之勇分二千給之，則更壯矣。

保舉太濫，官、胡創之，余亦因之，習焉不察，不復自知其非。今年余將力挽頹習，逐案核減，正月擬至金陵與弟面談諸事。

致沅弟 正月初三日

告對陳棟九營的處置。

沅弟左右：

陳棟之勇，除已至金陵三營外，尚有九營。吾昨令營務處點

名，共四千六百余人。闻精壮者不甚多，可汰者占三分之一。余札拨二营与鲍春霆，拨一营与朱云岩，以六营归弟处。若果汰去三分之一，则可挑存四营。其余或令全坐原船遣归，或酌留数百作为余勇，听弟裁度。

昨奉年终颁赏福字、荷包、食物之类，闻弟有一分，春霆亦有一分，此系特恩。吾兄弟报国之道，总求实浮于名，劳浮于赏，才浮于事。从此三句切实切实做去，或者免于大庆。

### 致沅弟 正月初七日

申请于钦篆、江督两席中辞退一席。

沅弟左右：

疏辞两席一节，弟所说甚有道理。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？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，减去几成，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。今因弟之所陈，不复专疏奏请，遇便仍附片申请，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，亦是一妙。

李世忠处，余拟予以一函。一则四坝卡请归余派员经收，其银钱仍归渠用；一则渠派人在西坝封捆淮北之盐，几与抢夺无异，请其迅速停止。看渠如何回复。

本日接两次家信，交来人带寄弟阅。鼎三侄善读书，大慰大慰。其眉宇本轩昂出群，又温弟郁郁过甚，必有稍伸之一日也。弟军士气甚王，可喜。然军中消息甚微，见以为王，即寓骄机。老子云两军相对衰者胜矣，其义最宜体验。

### 致沅弟 正月初九日

郴桂勇疲软者甚多，不可将就。泾县被围，春霆往救。

沅弟左右：

本日未接弟信，想俱平安。郑奠之二批勇夫昨日过此，陈栋

之勇想已抵金陵矣。聞所招郴桂勇疲軟者極多，吾以六營送金陵，而信中言可挑四營，系屬極寬之詞。據營務處李、滕二人說尚不能選得二千好的。望弟再三斟酌。可留四營則四之，不可留四營則三之二之均無不可，切不可過於將就，謂其來太遠，必須編于伍中給以大口糧，乃不大拂人情也。

涇縣被圍。春霆于初四夜帶隊往剿，不知易于得手否。希庵信來，擬于二月初八日啟行。昨寄嚴中丞信抄閱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

### 致澄弟 正月十一日

望以季洪葬馬公塘慰沅甫。春霆解涇縣之圍。

澄弟左右：

接弟排遞一緘，具悉一切。茲接沅弟正月初三日二信，特排單寄家。季弟生前既深喜馬公塘之地，則決計從沅之意葬季于馬公塘，余已不復疑矣，請澄弟亦不必遲疑。蓋已葬不可開挖之說，為發冢之正在得氣行運者言之，非為新塚言之也。馬公塘之佳否不可知，而上要里屋後則決非佳域也，宜即以季葬馬公塘慰沅之意，倘或于鼎三有碍，沅願担其過，余亦願執其咎。

此間軍事，新年尚屬平順。春霆于正月初六日獲大勝仗，殺賊近萬，立解涇縣之圍。皖北巢縣等處尚未開仗。震仙方伯改副將，系鄉間無知之謠言，吾家豈可信之！沅弟倘有升遷，余必寄信到家，豈有家信未到而塘報先到之理？京中諭旨到安慶僅七日或六日，安慶排單至家僅十二日。沅秋處容當再寄銀助之。孔章對聯亦于近日寄歸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

## 致沅弟 正月十一日

望篤守恐懼和平四字，以弭災而致福。

沅弟左右：

初十日连接初三、四日两信，初五日之信又于十一日接到，具悉一切。所应复者，详后如左：

一、弟寄澄侯信力主季葬马公塘之说，今日发排单递去，余加一信，亦力主马公塘。抄稿寄阅。

一、洋枪自广东买来，半存此间。余亦并无他意，不过军需器械，前敌营盘宜稍少，粮台存贮宜稍多耳。计弟处所存者洋药洋帽当尚敷数月之用，今弟意欲全数取去亦无可，近日当专委员解去。弟函词旨过涉戇直，非老年兄弟所宜，以后慎之。

一、弟军不能进剿东坝、二漂，自是审量稳慎之计。余自接澄弟密信一片，已决不欲令弟军雕剿各处。上年凯章病重，余即批准令其回籍调养。况弟谊属手足，岂亲爱反不如凯乎？况澄意但请调至安庆身边，并不求回籍乎？目下金陵大局苦于无人接办，而尽可不必远出雕剿，尤不宜亲身督队，除坚守金陵老营外，有馀力则派人助剿含、巢、无、庐一带。今年一年望弟笃守恐惧和平四字，以弭灾而致福。

本日解去银四万，作抵去冬上海一款。

春霆初六日大获胜仗，立解泾围，军威或可再振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

## 致沅弟 正月十三日

应李少荃之求，调树字五营赴沪。

沅弟左右：

二日未接弟信，想军中诸事平安。东征局保案，昨日奉到朱批谕旨，一概照准。恽次山已超擢湖南藩司，而南坡翁仅以道缺提奏，想尚有后命也。李筱泉调广东粮道，圣意亦为广东厘务而设。王文瑞擢赣南道，则因克复祁门新得记名故耳。季弟追赠按察使，昨日具摺谢恩，抄稿寄阅。

少荃调浦东各营潘鼎新、刘铭传等救援常熟，盖因常熟贼目周兴隆等投诚后，伪忠王以大股贼前往围攻。少荃欲力争常熟一城，福山一隘，为克复苏州张本，专函来调树字五营。余不得已，调韦部五营守无为州，而腾出树字五营赴沪。兹将少泉信抄阅。少荃麾下之将，仅程学启一人能当大敌，馀不足深恃。余屡劝其约旨卑思，不宜多拓疆土，而少荃不甚相信，颇为虑之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## 致澄弟 正月十四日

从沅意葬季于马公塘。曾香海不宜主东皋讲席。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日内未接家信，想俱平安。兰姊病已大愈否？季弟灵柩，闻腊月廿九日至黄州以上七十里之七矶滩，想未必能至汉口度岁，不知何时可抵长沙。沅弟坚欲葬季于马公塘，吾二人即可允从，不必各执己见。

此间军事尚平安。春霆于正月初六日在泾县大获胜仗，嗣后

尚未开仗。余牙疼稍愈，身体如常。

弟前函询曾香海主东皋讲席，余意似觉非宜。大凡师道以专勤为第一义。香海近年亦办公事，未必能专；年逾六十，精力渐衰，未必能勤。且诸生志在举业，香海本非举贡出身，近于八股未免抛荒，恐不足以惬诸生之望，宜再酌之。罗老师不可兼书院之说，不知有专条定例否？余意中亦别无可请之人也。

恽次山超擢湖南方伯，未知文式岩作何下落，尚无明文。李筱泉调广东粮道，王铃峰擢赣南道并闻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致沅弟 正月十四日

将于二月上半月赴金陵。今年专以操练为主，不宜出外打行仗。

沅弟左右：

十三日接弟初八日专人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金宝圩尚有四坝未陷，可谓铁汉。陈栋之勇夫究竟精壮否？李、滕谓好者不满三分之二，云岩却又言其其〔此字衍〕可用。郑莫所招之勇夫，此间未经点名，想又不如陈矣。黄鹤汀信寄去，其吊季奠仪百金即在此间壁还。

余赴金陵计在二月上半月。弟今年专以操练为主，不宜出外打行仗。余近牙疼略愈，惟公事积搁极多，不知何日始能清厘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致沅弟 正月十五日

已拨六安两营助毛军。不允李世忠于大通设卡抽厘。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发信后接吴大安塘角来禀，知季棣于初五日至汉口。兹

將原信寄弟一閱。昨夕今日奇風甚雨，不知輜舟停泊何處？深以為念！

春霆信來，擬俟春水漲時再行進剿。余以其缺額尚未補齊，亦不催之也。銅城閘之賊近方修造石壘，斷非蕭軍所能下。毛軍屢請濟師，已撥六安兩營助之，月底當可到防。李世忠函請于大通設卡抽厘，萬難允許。聞劉履祥所辦之票鹽，弟曾函請渠卡免厘放行。不知所免之數究有若干？此人恐終不免決裂耳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

致沅弟 正月十八日

“花未全開月未圓”乃惜福保泰之道。以紀瑞承蔭。

沅弟左右：

二日未寄信與弟，十七夜接弟初九日信，知弟左臂疼痛不能伸縮，實深懸系。茲專人送膏藥三個與弟，即余去年貼右手臂而立愈者，可試貼之，有益無損也。

拂意之事接于耳目，不知果指何事？若與阿兄間有不合，則盡可不必拂郁。弟有大功于家，有大功于國，余豈有不感激、不愛護之理？余待希、厚、雪、霆諸君，頗自覺仁讓兼至，豈有待弟反薄之理？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。弟之志事，頗近春夏發舒之氣；余之志事，頗近秋冬收蓄之氣。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王，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。平日最好昔人“花未全開月未圓”七字，以為惜福之道、保泰之法莫精于此。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霆，不知與弟道及否？星崗公昔年待人，無論貴賤老少，純是一團和氣，獨對子孫諸侄則嚴肅異常，遇佳時令節，尤為凜不可犯。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，不使家中歡樂過節，流于放肆也。余于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，每每稍示節制，亦猶本“花未全開月未圓”之義。至危迫之際，則救焚拯溺，不復稍有所吝矣。弟意有不满

处，皆在此等关头。故将余之襟怀揭出，俾弟释其疑而豁其郁。此关一破，则余兄弟丝毫皆合矣。馀不一一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圣山信寄去。

再，余此次应得一品荫生，已于去年八月咨部，以纪瑞侄承荫。因恐弟辞让，故当时仅告澄而未告弟也。将来瑞侄满二十岁时，纪泽已三十矣，同去考荫，同当部曹。若能考取御史，亦不失世家气象。以弟于祖父兄弟宗族之间竭力竭诚，将来后辈必有可观，目下小恙断不为害，但今年切不宜亲自督队耳。又行。

致沅弟 正月廿日

去忿欲以养体，存倔强以励志。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接弟十四日缄，交林哨官带回者，具悉一切。

肝气发时，不惟不和平，并不恐惧，确有此境。不特弟之盛年为然，即余渐衰老，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。但强自禁制，降伏此心，释氏所谓降龙伏虎。龙即相火也，虎即肝气也。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，亦不仅余与弟为然。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过炽。降龙以养水，伏虎以养火。古圣所谓窒欲，即降龙也；所谓惩忿，即伏虎也。儒释之道不同，而其节制血气，未尝不同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。

至于倔强二字，却不可少。功业文章，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，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。孟子所谓至刚，孔子所谓贞固，皆从倔强二字做出。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，其好处亦正在倔强。若能去忿欲以养体，存倔强以励志，则日进无疆矣。

新编五营，想已成军。郴桂勇究竟何如？殊深悬系。吾牙疼渐愈，可以告慰。刘馨室一信抄阅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## 致澄弟 正月廿一日

請決計葬季于馬公塘。

澄弟左右：

蕭開二來，接弟初五日信，具悉家中諸事平安。弟所陳二事，如紫田、曹禾沖不肯作鄧陞祿先生祀田，目下姑不必深爭，且待沅弟與弟徐徐商酌。至季弟葬地，則請決計葬馬公塘。既為季弟生前所深愛，又為沅弟平生所篤信，何必不從沅與逝者之意而勉強他卜乎？同一兄弟也，分之親疏相等，而情之淺深各殊。沅之愛季，其情更深于余，并深于澄弟。沅之看地，亦較余與澄稍精。若一切從沅，吾知季弟必含笑于九泉矣。至于開新墳無碍于鼎三，吾前信已詳言之。余與沅之愛鼎三，與弟等也。沅弟近日肝氣頗王，恐因此而更加怫郁，余甚不放心，故再行飛寄此函，請弟決計葬季于馬公塘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

## 致沅弟 正月廿一日

已寫信給澄侯，請決計葬季于馬公塘。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發信後，接弟十六日一信，具悉一切。

十五六日大風，季弟棹舟安泊得所否，余亦深為惦念。有水師哨官來，言初十日在連口遇季舟正走大順風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等日天晴多南風，計季棹十五、十六尚未渡湖也。余今日寫信與澄弟，決計葬季于馬公塘，不知此信到家時季棹已先到否，澄肯依否。

春霆久無信來，殊為懸系。洋槍等物即日由台起解。余日內

眼红微蒙，不敢多治事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谕纪泽 正月廿四日

劝大妹三妹忍耐顺受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萧开二来 接尔正月初五日禀，得知家中平安。罗太亲翁仙逝，此间当寄奠仪五十金，祭幛一轴，下次付回。

罗婿性情乖戾，与袁婿同为可虑，然此无可如何之事。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情否？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，不可有片语违忤。三纲之道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是地维所赖以立，天柱所赖以尊。故《传》曰：君，天也；父，天也；夫，天也。《仪礼》记曰：君至尊也，父至尊也，夫至尊也。君虽不仁，臣不可以不忠；父虽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；夫虽不贤，妻不可以不顺。吾家读书居官，世守礼义，尔当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。吾于诸女妆奁甚薄，然使女果贫困，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。目下陈家微窘，袁家、罗家并不忧贫。尔谆劝诸妹，以能耐劳忍气为要。吾服官多年，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。

此间近状平安。自鲍春霆正月初六日泾县一战后，各处未再开仗。春霆营士气复旺，米粮亦足，应可再振。伪忠王复派贼数万续渡江北，非希庵与江味根等来恐难得手。

余牙疼大愈，日内将至金陵一晤沅叔。此信送澄叔一阅，不另致。

涤生手示

## 致沅弟 正月廿四日

慮李少荃老營空虛及北岸敌军攻桐城以上。

沅弟左右：

廿二日得第十八日緘，具悉一切。北岸可慮者，在毛竹丹一軍，吾已添調元中、瑞左兩營益之。聞其營柴米子藥足支月餘，應不怕圍營截糧。只要處處守定，待三月間希庵及江、席同來，北岸當可得手。左帥新復一府三縣，軍威大振。鮑亦米糧充足，士氣漸旺。春水生後，舟師會剿，南岸或亦無虞。目下吾所慮者，少荃因救常熟之故，兵力全出，老營空虛，及北岸之賊不踞巢、舍，直犯桐城以上耳。

弟臂疼未大愈，吾寄去之膏藥已試貼否？千萬莫多服藥，筋脈之間，豈水藥之力所能遽到？利未達於筋絡，恐害已中於他臟。吾近年不輕服藥，實有確見，弟可參酌。

南云三營暫不可離三山，吾之視南岸始終重於北岸，不知弟意何如？顧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

左信抄閱。

## 致沅弟 正月廿七日

少荃為季洪請恤及立傳子謚建祠，被一一允准。

沅弟左右：

廿六日接弟廿日、廿一日兩緘，具悉一切。臂疼尚未大愈，至為系念。然治之之法，只宜貼膏藥，不宜服水藥。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，正月當成行也。接奉寄諭，知少荃為季弟請二品恤典，立傳子謚建祠一一允准，但未接閱諭旨耳。陳棟之勇既好，

甚慰甚慰。纪梁宜荫一节，余亦思之再四，以其目未痊愈，读书作字均难加功。且弟有功于家庭根本之地，不特为同气之冠，亦为各族所罕，质诸祖父在天之灵，亦应如此。

九洑洲北渡之贼果有若干？吾意尚以南岸为重。刘南云、王峰臣两军，弟幸勿遽调北渡。盖北岸守定安、合、无、庐、舒五城，此外均可挽救；南岸若失宁国，则不可救矣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### 致沅弟 二月初一日

今日到大通。闻芜湖日内吃紧。开缺事恐难为会奏。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一日大通舟次接弟二十三、廿六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

余于廿八日已刻登舟，夜宿黄皮夹，二十九宿池州府，今日在大通停泊时许，拟在土桥湾宿。闻芜湖日内吃紧，春霆处贼亦奇多。物论多道余身到而目击者，战事辄不顺，余以是惴惴也。

弟开缺一牍尚未接到。余去冬夏倭艮峰相国、罗椒生两信已有开缺之说，春间不能不进一疏，恐难更为弟会奏；少荃亦未必肯奏耳。季棣过鄂时，胡公若在必不如此。即温棣过黄，胡公登舟四次奠祭，亦极可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### 致沅弟 二月初二日

季葬一事，澄接近日数信后当不复执己见。

沅弟左右：

二月初二早安庆寄到弟廿四日一缄，具悉一切。适接家中元旦及十二日信，兹并送弟阅。

澄弟接余第一次复信，知余不主决葬季于马公塘，故来信云



云。若接弟两信与余后两次信，当不复执上要里屋后之议矣。惟季棨业于正月十八日抵长沙，家中二十外便须迎接，不知澄能幡然改图否。正月十五六七日大风雨雪，余方深以为虑，而季棨竟未停舟。甚矣，渠辈之不晓事也。兹将哨官吴大安信寄阅。顺问近好。土桥下十里舟次

国藩手草

致澄弟 二月初四日

皖南小淮窑等地敌军已退，粮路大通。

澄弟左右：

二月二日，余在无为州舟次接弟元旦及十二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余以正月廿八日自安庆起行赴金陵、芜湖等处，连日天晴风顺。皖南之小淮窑、西河、奎潭各贼皆退，粮路大通，鲍军与宁郡各军皆稳，从此可抽南岸之兵助剿北岸之贼。自去秋以来，风波危险异常，今十分已平其八矣。

余身体平安，惟左眼内眦红疼。季弟之棨正月廿八日至长沙，月底必已到家，不知果葬何处？沅弟谆谆恳恳，必欲葬季于马公塘。兹将沅信排递至家。若尚未定，即可葬马公塘，千万千万！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 芜湖舟次

谕纪泽 二月初四日

付去日记、谕旨奏章等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今日已由駟排递寄一信与澄叔矣，而逢四专人送信仍不可